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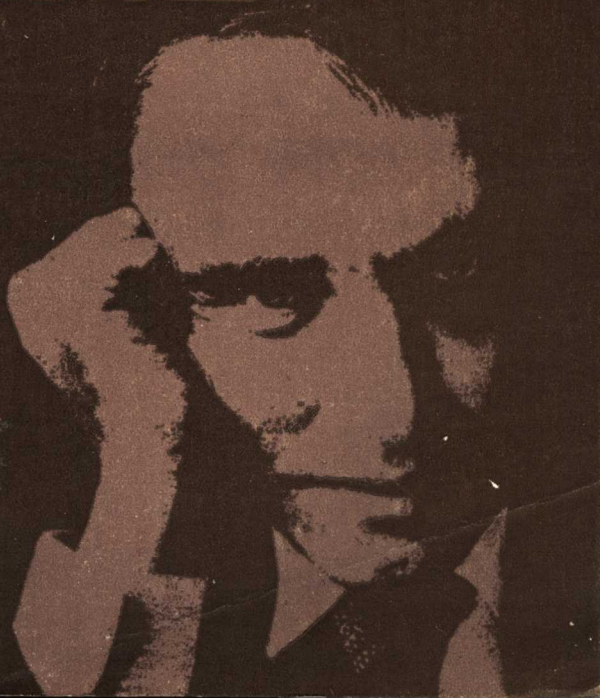
经理的苦恼

JINGLI DE
KUNAO



列里·盖杰克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NGLI
DE
KUNAO

经理的苦恼

ЛИЧНАЯ ЖИЗНЬ ДИРЕКТОРА

ВАЛЕРИЙ ГЕЙДЕКО

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80 年版本译出

经理的苦恼

(原名《经理的私生活》)

[苏]瓦列里·盖杰克著

吕绍宗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60,000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400 册

书号：10100·778 定价：0.75 元

责任编辑 陈肇芬

译者前言

《经理的苦恼》的作者并不是一个“大作家”，仿佛初绽艳蕾的鲜花枯于二月一样，瓦·盖杰克年仅三十九岁，就抛笔诀别了读者。他的有生之年大都献给了文学研究事业。但人们在遗憾他的早逝时，并没有忽视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更没忘记他的这部长篇小说的贡献。

瓦列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盖杰克，一九四〇年出生在一个不大有名的城市斯塔夫罗波尔，中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工厂当过木工，一九六八年高尔基文学院毕业后，在《文学报》，继而又在《共青团真理报》工作，逝世前是《各民族友谊》杂志的副主编。

早在工厂当木工时，盖杰克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实践，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他的文章先后出现在地方和中央报刊上，直至一九七六年，他都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写了《契诃夫与蒲宁》等论著。所以，在《经理的苦恼》发表以前，读者心目中的瓦列里·盖杰克，主要是位文学批评家。

一九七六年，盖杰克开始了散文创作。由于他在文学研究方面的造诣，加上他曾置身工厂多年，对基层生活深有体会，所以即使他最初的作品，也没有给人留下初登文坛者试笔的印象。在逝世前这三年中，他发表了一些短篇，一个中篇

(《墙上画》)。一九七九年初，他的长篇小说《经理的苦恼》终于与读者见面。

这是工业题材小说中较为成功的作品之一。它使人们看到了苏联工业生产的一个侧面。书中描写的塔耶日内纸浆造纸联合工厂所发生的事，代表了苏联造纸工业近年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仅仅几年前，纸张供应还严重不足，书报发行量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那时，从偏远的塔耶日内到首都莫斯科，甚至连卫生纸、包装纸都极度缺乏，而现在却可以向国外出口优质纸了。这些成就是得来不易的，而且至今仍然困难重重。作家通过描写几乎导致这家企业陷于瘫痪的种种阻碍，反映了苏联工业生产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企业内部的领导勾心斗角，车间平日懒散，月末却大搞突击以便多拿奖金；企业之间相互扯皮，甚至以邻为壑；更为严重的是上级领导的官僚主义。州委工业书记不了解下情，单凭自己的好恶决定举足轻重的总工程师人选；市委慑于州委的压力，对企业的领导赏罚不明，各打五十大板，使问题不了了之；苏联政府主管造纸工业的部领导不容申辩，强压企业提高计划指标，甚至在工厂设备亟需维修时，也不给维修的时间；等等。书中通过诺维科夫对昔日非凡成就的回忆和种种问题引起的焦虑、苦恼以及他为改变现状而进行的挣扎、苦斗，逐步展现了主人公的命运。伴随着他紧张、焦虑、苦恼和啼笑皆非的细腻的心理描写和幽默生动的语言，刻画了他独特的个性。

书中的另一条线索，主人公的另一层苦恼，是他的家庭生活。妻子柳霞“歇斯底里”的心情，无时不在折磨着他，家庭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无疑使主人公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和

艰难。但是诺维科夫回顾恋爱及婚后早期生活的幸福，想到离婚将给儿子和他们夫妻带来令人心碎的痛苦，特别是考虑到家庭不和向来都不能归罪于一方之后，终于改弦易辙，与妻子言归于好了。苏联目前的离婚率高达三分之一以上，如何处理家庭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诺维科夫这一形象是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是富有典型性的。这部小说写的虽是诺维科夫一个家庭，但作者借此阐述了自己对这个社会问题的看法以及如何处理这一问题观点，特别是有些地方作者有意撇开主人公的一个家庭，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加以描写、分析的，从而更加强了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也表现了作家高度的责任感。

诺维科夫这位经理无疑是个实干家，他象苏联当代文学中其他实干家的形象一样，肯干，能干；然而他又有别于“实干家画廊”中的那些“肖像”。盖杰克塑造的这一艺术典型不乏艰苦创业的精神，也算成就了一番事业。可是他的“肖像”中，却没有继承他的“前辈”不择手段，冷酷无情这些线条。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严于律己的，对企业中的不良风气是不宽容的，同时他又是十分关心他人的。他不仅关心工人的生产环境，而且把同事的家庭纠纷、青年人的婚姻恋爱等等也都放在心上。也许正是这一点，当然，还有他在处理家庭问题时最终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丈夫应有的责任感，使诺维科夫这个艺术典型更为突出，从而构成了盖杰克这部长篇小说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苏联文学评论界在对片面的实干精神发表了一些热烈称道的文章后，近年又强调这种艺术典型中道德面貌的重要性，认为单纯依靠科技革命这根杠杆而忽视精神作用是不行的。而重视人，把人放在心上，爱护人，应该是正

面人物的重要特征之一，对企业领导人来说尤为重要。盖杰克在塑造诺维科夫这个典型时是重视这一点的。

书中随着主人公命运的发展，其他性格各不相同的人物也都登场了：玩忽职守，追名逐利，却因机灵乖巧，擅于溜须拍马而博得上级欢心的总工程师切列帕诺夫；沉着冷静，忠于友谊，诺维科夫须臾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党委书记叶尔莫拉耶夫；积极肯干，一心为公，却很容易给人闹祸捅漏子的阿弗杰耶夫；精通业务，腼腆腴场的总工艺师昌杜里亚；神经质地爱着儿子和丈夫，却又不时折磨着丈夫的柳霞；工作方法象自己服饰的款式一样过时，却又尽心尽意，忘我为全市的生活操劳的阿芙多申娜……他们或为主人公制造障碍，增添烦恼；或是给他宽慰，支持；都活灵活现、令人难忘地留在了读者的记忆之中。

当然，这部作品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比较明显的是诺维科夫与伊腊之间的暧昧关系。书中加入这些与深化作品主题并无密切关系的情节，反而使作品的结构有损严谨。它也无益于主人公的形象，倒使读者对柳霞那种不可取的精神状态的批评份量有所减轻。另外经理以外的人物虽然也各有自己的个性，但有的显得单调，不丰满。经理一刻也不得安宁的描写却给人重复之感。尽管如此，整个作品仍然“博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评价”，使盖杰克继文学批评家之后，又赢得了“才华出众的散文作家”^①的声誉。

① 引自苏联作家协会等为瓦·盖杰克发的讣告。

主要人物表

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诺维科夫——塔耶日内纸浆造纸联合工厂经理

瓦季姆·尼古拉耶维奇·切列帕诺夫——联合工厂总工程师(经理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和朋友,企图取代经理的野心家)

弗拉基米尔·米哈依洛维奇·叶尔莫拉耶夫(沃洛佳)——厂党委书记(经理盟友)

古拉姆·沙尔沃维奇·昌杜里亚——联合工厂的总工程师(经理生产中的支柱)

阿纳托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季霍米罗夫——木纤维模车间主任(经理的忠心支持者)

根纳基·伊凡诺维奇·阿弗杰耶夫(盖纳、“私房子”)——联合工厂生物净化站操作员(经理任净化站站长时的老同事和支持者,一心改进工作,却因试验失败成了严重事故的肇事者)

塔玛拉·佩琴金娜——生物净化站班长(经理任净化站站长时的老同事,关键时刻的支持者)

萨沙·赫罗莫夫——经理的司机

加丽娅——经理的秘书

柳德米拉·谢尔盖耶芙娜(柳霞)——经理的妻子

安德列(安德留什卡,安德留沙)——经理的儿子

伊腊(伊琳娜)——实验员(经理家庭濒于破裂时的意中人)

尼古拉·奥斯塔波维奇·斯捷普良科——厂工会主席

季莫费依·费力普波维奇·坎迪巴——经理分管基建的副手

维亚切斯拉夫·斯捷潘诺维奇·科捷尔尼科夫——联合工厂前经理，现任副部长

米哈依尔·斯捷潘诺维奇·普列沙科夫——联合工厂生物净化站代站长(切列帕诺夫的心腹和打手)

米哈依尔·鲍里索维奇·巴尔文斯基——塔耶日内市建筑公司经理(切列帕诺夫的朋友)

费多托夫——州委工业书记(切列帕诺夫的靠山)

安德列·福米奇·科洛巴耶夫——市委第一书记

卓娅·亚历山大罗芙娜·阿芙多申娜——市执行委员会主席

秋天，一遇上下雨，阿尔古宁河里的河水就变得浑浊发黄，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是不愿意看见这条河的。但雨却从九月末一直浇到初雪。甚至连码头，塔耶日内市我喜欢的一个地方，也给人一种萧条冷落的感觉。那些底朝天翻扣着的游船告诉人们，夏天过去了，采蘑菇和雪松果的那种郊游季节到此结束了，也别想再钓鱼了——大马哈鱼都正在产卵……

汽车以九十公里的时速冒雨行驶，从车窗朝外望能看清什么呢？可我还是不断用手背去擦湿淋淋的车侧窗。一拐弯，很快就是一面陡坡，坡上有一处了望台，从那里望去，阿尔古宁河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河的右岸是宽宽的原始林带，左岸是住户紧紧挤在一起的房顶，热力厂那根灰色的、镶着一道红箍的供热总管和纸浆造纸联合工厂的水泥建筑物。塔耶日内，这座脱身于原始森林，现在仍以公园和大道给人们留下斑驳苍翠的城市，也是从这里，从这面陡峭的山坡开始的。三条大街以山坡为中心展开，居高凭眺，那些砌着瓷砖的楼房正面象一家欢乐的游艺场一样。然而，包括幼儿园楼房的墙壁上漂亮的图案和绘有图画的玻璃窗，也只有在阳光灿烂的天气里才显得好看，而不是在今天——在这个阴沉沉的、

令人扫兴的雨天。

“天可真能下啊！”我对自己的邻座说，“简直抵上神话中的大洪水了！”

古拉姆什么也没回答，只是不好意思地在座位上扭动着身子。甚至在这里，在汽车上，古拉姆·昌杜里亚也是自己平常那副可怜相。他有一双炯炯发光的黑眼睛，一头丰厚、漂亮的鬈发——具有第比利斯人的全部特征。但这种外表多么骗人呀！无论是热情奔放，还是落落大方，以及爱说爱笑这些格鲁吉人传统的禀性，古拉姆一样也没有继承。昌杜里亚说起话来毫无生气，呆呆板板，一遇激烈场面，就想拔腿溜走，甚至坐的时候也要挑个保险的地方，唯恐让人看见。其实，他有什么可扭扭捏捏的呢？

“伏尔加”牌小轿车开上高坡，驶过正在修建的文化宫，司机加大了马力。我急着要赶到净化站——生物净化站——去，因为要办的这件事，弄得不好会把我的休假给报销了呢。说实话，这是件恼人的事。渔业生产合作社主席拉普兰德尔早上给市委去了电话，说在离城二十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大量死鱼。在调查组到来之前，拉普兰德尔什么话也不想说死，但原因——怕是出在排入河中的东西上。

这就是距休假还有一周的星期一等待着我的“礼物”。我整年劳碌，忙得团团转，而且把联合工厂的所有事情尽量朝前赶，好无牵无挂地到基斯洛沃茨克去。对有些领导人我简直不理解，他们拿几年不去休假来炫耀。他们的解释使我难以相信，甚至觉得可怜。如果一个经理不能把工厂委托给自己最亲密的助手，不会加快速度，以便在自己离职的一个月里就象靠惯性一样继续工作，那就是说，管理机器没有调好。

诚然，我自己的后方也不是固若金汤，万无一失，但毕竟还不到放弃休假那种地步。我有意这样安排自己的休假时间：完成月计划，搞完大修，剩下的事情都等我回来再说。

似乎一切都考虑到了，都事先料到了，可现在又冒出这件事来！当我们坐在汽车上时，感到舒舒服服的，暖烘烘的（司机萨沙知道我不喜欢挨冻，所以甚至现在，秋天，就给座位都加了温），我竭力不朝鱼是死在联合工厂手里这上头想。譬如说，是偷鱼人用甘油炸药炸死的——不就完了么！或者是附近农田喷药时……尽管秋天好象是不喷药的。还有别的原因，情况多啦……

古拉姆既急于肯定我这些一厢情愿的想法，也不急于否定，只是用手搓着额头，低声说：

“不管调查组怎么干，最好还是认真抓一下站上的工作。不然就总是自己扯自己的后腿。联合工厂的扩大超过了净化设施建设的速度。甚至不是在建设，而是在捂窟窿，打补丁。实验室用的又是那样糟的水，以致需要停产……”

我没有回答，只是重重叹了一口气。不错，需要扩充，这谁都知道，可是怎么扩充呢？富余的钱没有，几个车间不得不暂时停产，但计划谁也不给你减……萨沙在一座正方形的小砖房前来了个急刹车，房子就象扳道员住的斗室一样。站长和总操作师就在这里办公，实验室和其它用房稍远一些。

我曾在这座开有三面大窗户的小房子里工作过一年半。记得当时我对养花的兴趣很浓。房南边，粉红色的紫罗兰从四月一直开到十月，很多人都要了花枝去插，但无论谁插出来的花都比不上这里：因为这里有太阳，光线充足。“唉，一段非常美好的岁月，”我自欺欺人地想，“最好还当个站长，只

管自己的事，落得一身轻！”

桌边坐着一个青年妇女，身强力壮，两颊发红，一副农村打扮：绘有埃菲尔塔的三角头巾下，露出卷发轴小小的金属圆环。见我进来，她“啪”地一下合起书，想把它藏进抽屉里，但是被硬书皮卡住了。我过去帮她推了下抽屉，问普列沙科夫到哪儿去了。

“米哈依尔·斯捷潘诺维奇到净化设施处去了，”姑娘照农村习俗，客气地回答^①，声音象唱歌一样好听。

从我离开这里到现在该有多久了呀，在这儿碰上的人全都不认识。站在旁边一言不发的古拉姆已经抓住门把手，想到设施那里去了，我却不急于弄清发没发生事故，而是请她拿出值日班长日志来。姑娘在抽屉里翻腾了半天，终于抽出一本漆布封皮上落满灰尘的本子。显然好久没用过了。最后一次记录落款是八月二十七日。而在它之前居然是七月十八日。好家伙！当年我们在这里时，如果班长不书面报告值日内容就算是违章。随时都可以逐周、逐月比较水的污染程度——一切了如指掌。可现在你能了解到什么，能看出什么呢？不过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没有真正的当家人，也就投有章法。

“怎么没记日志呢？”我问姑娘，尽管也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最后再问她……

“但我们口头……”

我想象得出他们“口头”会说些什么。然而有什么办法呢，干部问题不解决，对谁也无法认真追查。

^①在俄语中，以名字和父称称呼，表示尊重，这里姑娘更把被称呼人的第三人称单数行为的动词说成复数，以示格外尊敬。汉语中没有类似的表达方法。

“夜里怎么样，值日时平安无事吗？”我企图问出点东西来。“谁是总操作师？”

“‘私房子’。就是阿弗杰耶夫。”姑娘赶忙纠正。

还好，“私房子”——他当总操作师就好。对他还是信得过的。

“值日班长呢？”

“佩琴金娜，塔玛拉。认识吗？就是那个……”

“认识，认识，”我打断了姑娘的话。对这两个年轻人比对她还了解。不管怎么说，来的日子长些。很难相信，他俩会弄出事故……会发生让废液排入阿尔古宁河里那样的事。

没有别的办法，应该去找普列沙科夫。

瞧，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威尼斯！一座大型的蓄水池，被分成几十条细流，细流之间，是混凝土浇灌的小道儿。水面上，卷起如絮似雪的白沫，使人联想起洗衣时的情景，联想起浆得硬爽爽的、雪白雪白的那种衬衣。但下面，泡沫底下，却是油污的、巧克力咖啡色的液体，散发出刺鼻的怪味。正是在这里，水流可以达到这样的浓度，以致可以把它抓起来抛到河里去。当然，不完全会到那种程度，但毕竟……

久别之后，我再次看到净化设施时，这座巨大的、散发着不祥的臭气的水泥蓄水池，竟使我感到有点惧怕。

昌杜里亚一面掏手绢，一面大声地连连打着喷嚏。

“多好的吸入疗法呀！比各种硫化氢都好。甚至疗养都勿需再去了。”

古拉姆对我的话毫无反应。人不开口，你就难了——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摸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他现在在生谁的气：生我的气呢，还是生自己的气。也许早晨同老婆吵了些

架，现在正生她的气呢。

“您还记得我们联合工厂里曾把谁叫‘卫生兵’吗？”我提了个刺激性的问题，想提一提古拉姆的精神。

可他只是把自己的贝雷帽又朝下拉了拉，盖起自己浓密的发络，抱歉地说：

“不，记不太清了……”

毫无疑问，即便记得，也要尽量把它忘掉。我在净化站干的时候，接连不断地陪参观团参观——不是外国人，就是当地的学生，或是从远东来的代表团，当时人们背后就这样称呼我的。起初，每逢即席讲话时，我都为措词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后来，慢慢地，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讲稿，每次我都机器人似的照本宣科一通，

“人们通常把纸浆称为造纸工业的食粮。这不太确切。纸浆是我们联合工厂所有产品的基础。这不只指各种各样的纸张，还包括纸板、胶合板、松脂及其它许多产品。最后，纸浆还能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纺织品，其中包括——不要不好意思，姑娘们！——可以裁制时髦、漂亮的连衣裙的各种高级绸料。纸浆生产，象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道费力而复杂的工序。木质要经过长时间加工——蒸汽处理，高温处理，酸处理。每一道生产工序，联合工厂都要耗费大量的水。谢天谢地，水还是够用的，旁边就是阿尔古宁河，不过当水从亚硫酸槽里流出来后，就不再是蒸馏水了。如果我们不断把它排入阿尔古宁河里，那就不能再在河中游泳了，几年之内，鱼也要绝迹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在企业的排水道上建立净化设施的原因。这是一套完整的过滤和沉淀系统，在这里面对废水进行生物净化。所以，净化站可以称为联合工厂的卫生站，而

我们，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称为卫生兵。”

“卫生兵”这个称呼，当面或背后叫了我很久，甚至在我离站调到别的车间之后还这样叫我。

普列沙科夫鲜红的尼龙短衫在面前闪闪烁烁——这个又肥又胖的五十岁的男人，俏得忘了自己的岁数。我对他从未产生过好感——那双骨碌碌的小眼睛对我的一举一动都盯着不放，反过来，我却瞧都不愿瞧他一眼，普列沙科夫只好哑巴吃黄连，装得若无其事似的移开视线。他代行站长职责都快一年了，但今后怎么任命，我还不知道。联合工厂的总工程师瓦季姆·切列帕诺夫曾荐举普列沙科夫担任站长，我不大同意，但心中又想不出合适人选，所以我就同意让他做个“代站长”。这不么，直到现在出了这次事故，他还一直是代行站长职责！

古拉姆拖着自己少气无力的长腔，问普列沙科夫：

“夜班时废水污染的程度如何？在流入蓄水池以前呢？”

“夜班？为什么单问夜班呢？”普列沙科夫神情惶惑，两只眼睛滴溜溜直转。

我说明了人家告发联合工厂的内容，并说从河水的流速看，站上的事故可能发生在夜里。

“这全怪阿弗杰耶夫，都怪他搞的那套把戏！”普列沙科夫仿佛生怕有谁抢到了他前面似的，急忙抢过话头，慷慨激昂地说，“我早就提醒过他，说他那套革新会使我们遭殃的，他不听。现在就让他承担全部责任吧！”

“嗯，谁该承担责任，我们还要调查。您先讲讲事情的经过。”

“但我要告诉您，这全怪‘私房子’！”普列沙科夫气呼呼地

重复说，“他要搞什么名堂呢？要往水里最大限度地输氧。到时候，您听说过吗，细菌繁殖得更快了，废水净化就活性化。这样，说是净水的消耗量就会减少。我真算找到了一个维护大自然的斗士——少了他，您知道吗，连河水都要变浅了！”

“那您怎么看呢？”

“关于河水吗？”

“也包括河水。不过现在我更感兴趣的是，您以什么态度对待阿弗杰耶夫的设想。”

普列沙科夫惘然若失，拿眼看看我，又看看古拉姆，似乎在等待暗示，然后涨红着脸辩解说：

“我态度很好，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很好！不过我们对此还无所准备。什么都有个时机问题！可‘私房子’却不愿意等待，您是了解他的，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我提醒他多少次了，让他丢掉他那套把戏，可他不肯！安装上了，夜里他当班时就肆无忌惮地干起来了。”

“干了又怎么样？”我忍不住打断了普列沙科夫的话。

“怎么样，怎么样！这让阿弗杰耶夫给您讲吧。我只知道一点：他的系统有一处失灵了，废液就涌到了河里。还好，很快发现了，把阀门关了，不然的话……怎么样，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很多鱼都上阴曹地府了吗？”

“我没有一尾一尾数。不过为数不少。合作社损失一万到一万五千。我们少不了要罚款。”

普列沙科夫脸上隐约露出得意的微笑，似乎说，不用掏自己的腰包。他本想跨前一步送我们到汽车旁，但我打手势止住他，建议他把事情调查清楚，以便最近几天之内到经理